



中華書局

Chinese Traditional Crafts

张 琴 著
大象出版社

Exploring Jiaxie –
Zhang Qin, Who
Defined Lanjiaxie

——蓝夹缬
工艺命名人
张琴

寻找夹缬

= 中华传统工艺 =

Chinese Traditional Crafts

寻 找 夹 缎

——蓝夹缬工艺命名人张琴

张琴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夹缬/张琴著.—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347-6264-2

I . ①寻… II . ①张… III . ①民间印染—技法（美术） IV . ①J5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3359号

中华百工

寻找夹缬——蓝夹缬工艺命名人张琴

张 琴 著

责任编辑 杨天敬

责任校对 何 力

书籍设计 杜若溪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18号，邮编450044)

发行部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省罗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6.00元

总 序

廖育群

一

现代工厂制造的许多一次性用过即丢的产品，轻率地消耗自然资源，从而打破了人类与自然的平衡。自然环境的每况愈下使人们更加怀念手工时代的田园生活。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自然环境相处友好，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很少有掠夺性破坏。传统手工技艺利用自然而
不违背自然规律，从而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这正是人类应该对待自然的生存智慧和求生态度。

在农耕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自然环境，促使人们用不同的求生手段争取生存，决定了民族传统手工技艺的丰富多样性，体现了特定民族或群体的文化精神、思维方式和审美理念。目前，这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正被现代工业社会所产生的不稳定的文化观念所消解或代替。一个民族深层文化基因的改变，必然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扭曲以及民族特征的弱化甚至消亡，也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混乱。保留文化的多样性才能弥补这种损害和缺失。保护民族传统手工技艺的现实意义也正如此。

“中华百工”丛书的撰写和出版正是基于全社会对于保护传统手工技艺的迫切需要，从国家级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选择了几十位技艺精湛，口碑良好，在所从事的包括剪纸、雕刻、版画、刺绣、印染、营造、泥塑等各种行业中深受尊敬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以及对某项技艺的研究有特殊贡献的学者，在进行深入采访的基础上，为他们著书立传，让民众具体地了解什么是传统手工技艺，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独特方式，这些大师和学者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是如何成为大师的。

二

尽管从基本内容上看，“中华百工”可谓是一套择不同行业之能工巧匠，述其巧夺天工之技艺，以业精于勤之事，明成功可望之理的丛书，且就编撰旨意而论，固然有为这个并非显贵之群体中的佼佼者树碑立传的意图，但在更深的层面上讲，则是期望能够在高新科技日新月异并渗透到百姓生活之方方面面的“摩登社会”中，使民众了解传统技艺及其在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永恒价值；另一方面，还欲借主人公丰富多彩的人生之路，起到励志与启迪的作用。换言之，人物不过是个模特，而其各有特色的师承授受、技艺源流（学习与继承）、技艺特点、成就造诣（创新与发展）等，才是可资来者借鉴——激励奋斗意志、发现进取之路、在不同行业或职业中实现各自人生价值——的要素。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主人公便必须是个成功者，如此才有说服力，才值得思考与借鉴。

就“百工”模特的人选而论，通常是首先聚焦在获得国家级“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者的范围。因为这些人不仅个个身怀绝技，而且基本涵盖了传统技艺的各个领域。那么这个范围有多大呢？自1979年由轻工业部评选出第一批“中国工艺美术家”到2007年改由国家发改委主持评选工

作，先后五届的入围者不过365名。所以从这些技艺堪称翘楚的大师级人物中遴选生活阅历丰富多彩者作为模特并不困难；特别是当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后，国家又在各个行业中确定了为数不多的传承人，所以各行业的代表性人物似乎就更加明确了。然而从另一方面讲，经过深入社会以及不同行业进行考察，我们发现在这些头顶光环者之外，实际上存在着更多值得关注的对象。因而本丛书所涉及的对象人物，并不严格限定其身份与资历——只要其技艺水准、人生经历值得我们关注，能够使读者在某些方面获得启迪，便也可能成为被选择的对象。

三

传统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以及如何保护与传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当今社会，消极的保护、靠国家的经费与政策的支持予以保护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也存在着“生产性保护”——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依靠自身的力量获得保护与发展的可能。闻名世界的宜兴紫砂茶具，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又如有人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某地的传统造纸业和雕刻工艺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仅在过去才有极大实用价值的造纸业已经衰微至极，而后者却因为注重其艺术价值的开发与创新而得到良好的保护与发展。因而在当今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中，如何因地制宜地对传统技艺进行保护与继承，并有所创新，便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与思考的问题了。

总之，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将使民众对于手工技艺的价值有新的认识，并最终有利于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同时，也希望本丛书能够影响年青一代的择业观、成才观和价值观。

序

华觉明（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在筹划“中华百工”丛书时，为物色织染绣方面的人选颇费思量。和一些专家相商，均以为在年青一代的学者中，张琴有很好的建树。她的治学有鲜明的特点：

一、着力于田野调查

张琴在浙江温州任记者时，就利用工作之便对浙南夹缬作了五年之久的田野调查，记录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如夹缬的工艺流程、流传范围、纹样装饰、使用民俗等，为这门古老、复杂的印染技术的研究，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后来到北京，又扩大了研究视野，对贵州蜡染、四川扎染、海南绗染，以及山东、河北、湖北等省市的印花布，还有各种不见于典籍的小品种植物染，作专题调查。

田野调查是民间文化研究的基本功。踏踏实实的实地调研，为张琴进行织染绣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开拓性研究

张琴对夹缬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我国的夹缬在古代是彩色的，

材质多为丝织物。棉布推广后，夹缬从彩色改为蓝色，并多以戏曲作纹样，流传于东南地区。张琴从工艺的角度出发，在五年田野调查和数千件实物的基础上，将夹缬划分为古典和传统两个阶段，最早提出“蓝夹缬”概念，为学术界所公认。这是她对我国印染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

张琴的研究成果不仅体现为一本又一本的专著，如《乡土温州》、《中国蓝夹缬》、《蓝花布上的昆曲》、《蓝夹缬图案集》等，还体现在服务大众的实践上。张琴先后在华北、东南等地区的僻远山村，将自己掌握的传统织染绣制作、鉴定等专业知识，无偿传授给当地群众，努力帮助他们的产品进入流通范畴。这种学以致用的精神，促进了工艺存传，也符合当今社会对环保与文化产业的需求。

如蓝夹缬，在张琴不遗余力的推动下，已逐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蓝夹缬的流传地温州，先后成立了乐清市的蓝夹缬研究所和瑞安市的蓝夹缬博物馆。是学人的研究成果和奉献精神，带来社会效应，为传统工艺的延续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四、收藏织染绣实物

民间工艺美术研究离不开实物。实物越多越齐全，研究就越有底气。王树村先生收藏年画，研究水平很高，一生出版了七十多部学术专著。张琴同志有近万件的纺织、印染、刺绣藏品，从各工艺品类到戏曲纹样，并多次据此举办展览，社会反响良好。这些都让我们对她的研究前景充满期待。

集田野调研、著述、收藏和鉴定于一身，在学术界是不多见的。张琴同志做到了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为此，我们特请她写一本自传性的书。这对总结其治学心得和开拓织染绣领域的研究，都是有好处的。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遗产极其丰富的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也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据悉张琴同志正在做更广泛的调研，将出版一部更系统、更深入的印染史新作。“皇天不负有心人”，谨祝她学业精进，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2010年11月5日，北京

目 录

序 001

第一章 从乡土中来 001

第一节 文字梦里的少年 002

第二节 浙南的印染积淀 008

第二章 在媒体的日子 017

第一节 邂逅地理热 018

第二节 《乡土温州》之蓝夹缬 033

第三节 几则田野札记 039

第四节 花版寻根 051

第五节 六进靛青村 068

第六节 求证流传范围 104

第七节 纹样初解及压力 122

第三章	为夹缬北漂	141
第一节	首饰当来的《中国蓝夹缬》	142
第二节	在收藏中研究	146
第三节	让多数人一起保护蓝夹缬	159
第四节	谁来整理织染绣文化遗产	163
附录一	蓝夹缬工艺流程图	169
附录二	蓝靛印染文物展	173
附录三	个人相关田野调查时间表	181
附录四	个人相关专著及作品目录	182
后记		184

第一章

从乡土中来



第一节 文字梦里的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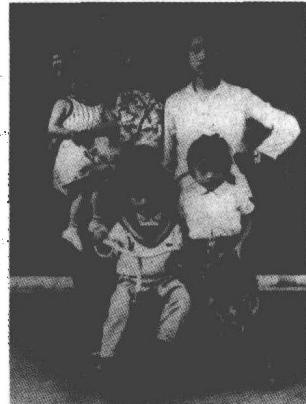
1971年，我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的一户普通农家。龙湾濒海，原名永强，历史上是永嘉郡（温州）的大盐场，称“永嘉盐场”，简称“永嘉场”，再简称“永场”，谐音“永强”（温州方言“场”、“强”同音）。

我的父母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在那个困难重重的时代里，两人虽出身于不同背景的家庭，但均过早辍学。这使母亲终生抱憾，立誓要培养自己的下一代。我因此得以诗书为伴，远离了邻里女孩们忙不完的家务和女红；又因此环境，从小埋下了那么一点特立独行的种子。

我的外曾祖念过私塾，雅好《周易》，终其一生耕读行医。外公为人忍让内敛，传承了家族对草药、中医的爱好，虽从事银行业，本职上一丝不苟，是出色的行业楷模，业余时间却是手持药书，终生自学不辍。在他家的后园里，鲜花、草药、菜果，四季不歇。他能从田野上认出很多种草药，配合、发展古书中摘录的秘方，捣成药剂后，供外婆给人接骨时外敷。外婆精熟纺织，嫁给外公后，又从外曾祖处学会了民间接骨术，几十年间救病治痛无数。

在中国的工艺史上，20世纪70年代是空前绝后的分水岭。20世纪70年代前，传承了数千年的传统手工艺，没有被灾荒、战火、政治浩劫打垮，一次次春风野火，劫后复生；却从20世纪70年代后，短短二三十年间，被流水生产线不动声色地永远驱逐了。产业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中国社会转型在即，商业社会取代小农社会已是大势所趋。自给自足

左：童年时期的我（前排右）
右：少年时期的我（后排中）



的村落经济被连根拔起，阵痛中淡出的，首当其冲的便是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手工技艺。

这些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变化，并没给儿时的我带来多少感触。我沐浴着村落社会的最后余光，度过童年，度过少年。

当时的温州城区很小。走出掌心大的老城区一点点，就可看见一片又一片的青葱农田。在农田的隔离下，村子与村子之间的距离似乎都很遥远。我每天上学放学，做完功课后便坐在自己的小阳台上，读诗歌，看小说，沉缅在文字带来的幻想中。这个小阳台只和我的房间连接，在房子的东面，前无阻隔，直接对着一大片农田和农田尽头的一条塘河。春天麦子快要抽穗的时候，总有几只鹭鸶，踮着长长的脚，轻盈地跨过田垄。

父母文化程度的低下，使他们无法判断课外书和参考书的区别，我毫无干扰地沉浸在菁菁家园和文字天地里。最分心的外务，是跟随外公去野外挖草药。挖草药是一个单调又充满未知乐趣的活儿，适合于外公和我这样的人。区别是外公很专注，认认真真地找草药；我是找着找着，就坐在河岸上，望着远处的河山发呆。那时候我住的地方很安静，没有低端工业



2006年5月，外公、外婆来北京参加二弟的婚礼，在天安门前留影。两年后外公去世。如今外公的坟头已经草木青青。

带来的噪音和废气。坐在河畔上，往东看，是一大片生机勃勃的田野，连着一条南北走向的塘河，一直绵延到地平线上模糊的东海湾；往西看，还是一大片生机勃勃的田野，穿过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一直到山脚。这条河岸和山坡，长满了落地金钱、鱼腥、车前等不起眼的草药。

我想着自己长大后秉承外公的心意，悬壶济世，当一名老式中医；或者写诗篇、码小说，一辈子优游于青山绿水。这两个梦想，前一个结束得很早，只在心底对中医保留了一份故人般的亲切。后一个梦想，则用它那令人无法摆脱的梦魇般的力量，笼罩着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我生命中最韶华的时光，大把大把地抛掷在诗词歌赋的平仄仄里……文学对我的消极作用是巨大的。我的成绩从优异到严重偏科，最后“顺理成章”地高考失利。当时自费读大学还未盛行，我因此失去了系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日后的研究工作只能走上自学之路，经常事倍功半。更因为学历的原因，在人事上给自己埋下了无尽的障碍。

父母担心我的前途，也曾费尽心思。先是送我去复读，我读了一半，忍不住又看起了小说，只好临阵脱逃；后来又动员我去念浙江某商学院设



在温州的成教点，希望毕业后，也像家族里的众多成员一样，供职于银行系统。我念着念着，感觉数钞票的手不配写小说，又一次半途而废。如此反反复复，蹉跎再三，到最后，家里人无可奈何，找亲戚，托关系，把我弄到税务局去当临时工。在大学扩招前，政府部门的人事编制不是那么紧缺，基本上每隔三五年，就会用考试的方式，把内部的临时编制人员转化一批为正式的干部编制。相关部门因此不乏各种关系进来的年轻人，我当时所在的税务局，像我这样的同龄人就多达五十多名。

机关里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几个人聚在一起谈论长短或菜谱是常见的场景。我对谈话内容了无兴趣，只好窝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看小说、写稿子，继续着文学梦，陆陆续续地也发表了一些作品，有诗、散文，还有小说，走的仍旧是美文路子，追求意境。日子似乎可以这样过下去，但我的心里却越来越悲伤。生活的无趣、环境的无聊，终于迫使 I 反思自己对文学的狂热是否正常。我开始怀疑这些无病呻吟的文字，于己、于人，究竟有何意义？

但我终究是懈怠的，重大变局需要慧心和勇气，我缺乏当机立断的果

敢。一直挨到新千年（2000年）的阳光照临大地，面对自己灰暗无比的整个青年时代，我终于痛下决心，跟过去的生活做个彻底了断！

我离开了原来的单位，凭着好歹还说得过去的文字功底，应聘到《温州人》杂志社，担任文化栏目的记者，并于一年后升任首席记者。文化单位有文凭要求，也有特殊处理。我在埋头业务的同时，开始补读第二学历。

我的写作方式自此改变。曾向心灵苦苦考问的虚幻文字，终于换作向外界求索新知的调查分析。

蓝夹缬和我结下半生缘，就是在此之后。

这之前的时光里，我和蓝夹缬只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发生一点点的关系^①。

那时候，蓝夹缬是温州地区女孩出嫁的洞房被面，制作一件需要不菲的费用。机印花布于20世纪中叶开始流行后，蓝夹缬虽逐步退出日常生活的范畴，但在嫁妆里依然要象征性地摆在重要位置，并且因为成本的高昂，多被新娘们珍藏在柜子里。到了农历六月初六，浙南的习俗是要将柜子里的衣服、被子等，统统拿出来，铺在地上“过”太阳，晒霉、防蛀。

在那一天，老家的大院子里，中心位置总是铺着妈妈婶婶们的蓝夹缬，一床接着一床，连绵成片。阳光下，沉静的蓝与白清新悦目，常常引诱我赤了双脚，趁着大人不注意，偷偷地在上面跑上几个来回。

那个时候的我，显然不知道自己的脚下，正踩着一片又一片中国印染文化的奇葩。只是那种环境，高远开阔的蓝天白云，舒适温暖的蓝花布，安静熟悉的大院子……让我感到说不出的轻快和欢喜。

儿时生活中的这些片花，随着时光的迁移，早已淡忘在记忆的长河里。但在多年以后，当我为了蓝夹缬承受巨大压力，几度忍无可忍，决心放弃时，那些曾经的往事，竟然前后六次出现在我的梦境里，依然是一望无垠的蓝天下，我跑在微微起伏的蓝花布上，那么轻松、自在、生气勃勃！